

中国情绪流

张建星 著

中国情绪流

张建星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01-02318-7/I·89

定 价:15.80元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与本书作者以柬埔寨传统礼节互致敬意。(1993年7月5日) 摄影 葛春涛



联柬主席明石康先生为本书作者签名(1993年8月12日)
摄影 胡柏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联柬司令桑德森中将与本书作者在作战会议小憩时交谈(1993年6月19日) 摄影 马骏



联柬工兵指挥官会议留影 前排左起:法国工兵连长,日本工兵大队长,联柬工兵处长,中国工兵大队长,泰国工兵营长,波兰工兵连长(1993年7月21日)



冒雨架桥（第5次修复“多难桥”，左5为马继东） 摄影 葛春涛



官兵情深（秦祖新与大队士兵在一起） 摄影 车夫

目 录

中国情绪流	(1)
夜生活手记	(14)
黑匣子梦语	(22)
酸雨	(35)
——关于质量的悲剧	
我们为什么陷落	(98)
幽默的慢板	(119)
可以当作小说读的十二个真实故事	
判断的幽默	(181)
可以当作学习笔记读的纪实文学	
愤怒的森林	(203)
后记	(278)

中国情绪流

本文与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合作,采用能给人亲切、自然感又带有一定直观性的对话文体。文中,△代表张建星,○代表张建伟。

——编者注

△已经10年了!改革已经10年了!10年前,改革初始的时候,有谁想到过1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最流行的东西里居然有情绪?

退回10年前,中国很少谈流行什么,噢,除了“文革”,那种宗教性狂热,那种政治运动,像章啊、语录啊,一种全民运动。很长时间,除了政治方面,我们很少流行什么东西。那么最近流行的东西很多,流行服装、“卡拉OK”、“发型”……然而流行最快、感染力最强的还是情绪。情绪像流行服装,像流行歌曲,像一首流行诗,或者像一篇很有影响的流行小说,举凡流行东西的特色它都有、都具备,但是任何别的流行物都不能取代它。这种情绪已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渗入到社会生活乃至经济生活当中,渗透到街头巷里市民的各种心态当中,同时也渗透到座座深宅大院里。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在任何一个气氛中,或在一次旅行当中,在一次非常短暂的交谈中,或公共汽车上,甚至在国外,只要中国人相见,只要谈两分钟,情绪立刻互相感染。有一位作家讲得很

有道理，说到巴黎圣母院去的人，美国人是发泄一种感情，是寻求一种刺激和忏悔，而中国人呢，到那里徘徊的中国人呢，似都在排遣一种心中的情绪……

这种情绪是中国最大的流行雾，不能叫流行病，它不能称一种病。它是很复杂的一种社会现象、心理现象，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是文化现象。

中国现在好像一个情绪沙龙一样，大家不用相识，只要凑到一块儿，只要三人行，必有情绪，二人行，也有情绪，一人行也有情绪，不可阻挡的情绪。这里面就有一种情绪交流，互相感染，互相发泄。你替我发泄了情绪，然后我再替你发泄情绪；你弥补了我这种情绪的缺陷和不足，我又替你流露了情绪。把它拱托起来的是中国大陆这片情绪的海。在这里，弗洛伊德的性学观点又可以时髦一下啦。所谓人一有了情绪，合理地发泄一下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像看热闹什么的也是发泄了一次情绪。尽管会有人围着看不说一句话，也感到某种生理上的快感；尽管他们怀着这样那样的心态或各种各样的希望，但差不多都会投去助兴的、观赏的甚至致意的目光，这主要是情绪有一种快乐的排解。它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很难说的。但是情绪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其作用可以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及每个人提供许多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我看，不要把可以排遣的情绪当成坏事，人们似乎没有看到，只有那种种不可排遣的情绪才是所谓真正的危险所在。情绪排遣了，如果再能解决一点问题，那么，便可以转化为建设的动力，甚至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具有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应该认识到，我们最应关注的是仍然处于“地下”的情绪——它们还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供排遣。

这种情绪在哪里？哪里都有。例如在市场。其实我们流通领域中流通的不仅仅是商品，也流通了情绪。比如买了一套家具回家了，缺胳膊少腿，少拉手等。这样，这个买家具的人就不仅仅是买回了一种坏家具，而且是买回了情绪，这是公认的情绪。

△再讲一件很小的事。我看到一个卖切糕的和买切糕的打起来，你骂我，我骂你，从祖宗以上几辈骂，最后一直骂到“两伊战争”，打到“两伊战争”问题上。你说中国的情绪算个什么玩艺儿？我觉得咱们有个情绪共鸣，少哪一方都不行，在这种氛围中，在这情绪的海洋中，你不得不碰撞、不断杀、不交流，碰到礁石上，再回碰给海浪，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易经》热、气功、八卦算怎么一回事呢？

△像八卦现象，给我一种感觉，情绪无所不在，情绪无处排泄，这无所不在又无处排泄的情绪，到处游荡着，四处寻找着他们的突破口，最终化为一种不可预期的命运，而命运的不可预期，又化解为更沉重更复杂的情绪。发现中国人情绪不对头的时候是1988年。1988年是中国人比较典型的情绪年。甚至1989年或到1990年以后，都会有1988年的情绪铺垫着。这么说吧，在1988年，似乎突然有一天，研究社会学的，搞文学的，包括搞技术的，甚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同时感到中国好像落入了八卦阵。

其实，有了情绪并不可怕，关键是有了情绪怎么办？于是有人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活着时候有句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时，一抓，情绪就抓没了。一点情绪也没有。中国很少有美国人担忧的九十年代危机、2000年危机，天天都有人讨论美国什么时候完蛋，有什么问题。中国人很少考虑这些，对历史也缺乏反思，“文革”纪念馆，巴金提的时间比较长，一

育没有建。据说美国人倒搞了个“文革”纪念馆，来警醒自己的民族。中国人真的很少有这种历史的反思吗？起码1988年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注重现实的老百姓突然觉得应该反思了，或者突然会反思了，不过反思的历史很短暂。经常提起的是两件事：一件是60年度荒，大家对这件事心怀担忧。一提到要过紧日子，马上联想到三年度荒的情况，想到了瓜菜代，想到了代食品，总像恶梦般的。再一件就是对毛泽东怀有一种难以理解、难以言状、不可想象的那种深深的恋情。对毛泽东有一种非常深的怀念，我们概括为毛泽东情结。老实说这也是一一种实用主义！对毛泽东的怀念正出现在抢购风潮的时候。我一直在市上采访，尤其在发行“百元票”之后，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八·二〇”全国大抢购开始时，我在一个很小的储蓄所里看到一队排队提款的人（当时储蓄滑坡）。队伍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胸前佩戴两枚毛泽东像章，一枚是那种磁盘做的非常漂亮的、毛泽东穿着军装的像章，一种是非常小的，就好像“文革”初期三分钱一个的那种像章。戴了两个像章，他当然是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我就采访了这位老人。老人什么话也不说，他拒绝回答一切关于职业、心理和为什么的问题。他不回答，也不说话，他就排着队，对我非常冷淡。老人取了七十二块钱后走了。他是走了，却给继续排队的人包括我留下了一种冷飕飕的感觉。他消失在新兴建的宽阔的路上，消失在人群当中。但是他把那种情绪抛洒在当时的天空中。他走了之后，队伍开始了中国特色的“飞行集会”，讨论毛泽东像章了。有位取钱的老太太说：“还是毛主席那时好。”她讲那时鸡蛋怎么便宜，六毛一斤，现在连两个鸡蛋也买不到了。结果有一个小伙子反对她。这种争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取到钱的就走，没取到的接着争，不外乎毛泽东时代好，还是现在好。我分

析了一下，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市场怀有某种感情，觉得那时候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有一个老头讲，不管那时物价怎么样，市场怎么样，买冬瓜切片，三口人不能买一个冬瓜。这些都不用提了。但那时候毛泽东说一两句话都能落实，现在那么多规章、那么多法律条例、那么多规矩没人听，我就觉着毛泽东时代好。有个中年知识分子、大学的教师反驳说，毛泽东那时说过的话有的就是错话。但立刻有人插话，不管他讲的是不是错话，那时候人们信！我们现在订了那么多规矩，讲了那么多话，我们有多少人信！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这个伟人，当然有他的历史评价。为什么在1988年的时候毛泽东突然被人怀念？至少有人对他怀有一种感情。比如1988年毛泽东祭日的时候，纪念堂人流爆满。有些刊物还报道了华国锋，报道了汪东兴，报道了毛泽东子女去纪念毛泽东。另外毛泽东像章增多了！毛泽东像章很值钱，它作为文物也罢，作为收藏品也罢，是在1988年开始流通的，成了可以买卖的了，我不明白有什么东西在里头。还有很多事情和这有关系。现在有很多五十多岁的人在家里谈天的时候就说你看毛主席那时怎样怎样。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场合也大谈毛泽东。

○知识分子？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我有一次和一位作家谈过这个事，谈过毛泽东情结的问题。他讲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是对毛泽东伟大人格的追忆和怀念，有的则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是对现实的不满，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找错了位置。这种怀旧好像根源于中国老百姓对子清官、好皇帝的一种呼唤，他们不一定非要呼唤毛泽东这一个人，实际上又回到情绪上来，是想呼唤多一些好干部。

△是呼唤权威！好像突然在1988年失去了权威，希望有那么一个人来重整河山。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争论有时候不能公开化，所以造成了非常浅层次的呼唤。从1987年、1988年开始，又有一些清官戏在中国大地上猛流行。我去山东、安徽、河南时候，到处演的都是清官戏，打开电视，地方电视台演的评剧、梆子戏、豫剧全都是清官，满台的清官。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有个剧团下乡，老百姓站在板凳上看。戏编得倒是挺感人的。但确实是个非理性的东西，那样的清官已经救不了我们。

△在毛泽东情结中还有一个场景，是讲毛岸英，讲毛泽东当年死了多少亲人。毛泽东把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在朝鲜战场牺牲了。讲这些事，然后和当时传闻的一些事情联系到一块。

○现在很不幸，胡耀邦逝世了，对于胡耀邦，公开地说，就是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大家也就那么回事，耀邦逝世以后，其实早在耀邦下台以后，大家反而对耀邦恭敬起来，怀念他，最有口皆碑的就是他的廉洁。胡耀邦的子女没有经商的，没有搞官倒的，都在那儿自食其力，像中国的老百姓一样，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再说毛泽东，究竟中国人怀念毛泽东的什么？他的哲学，或者他的思想？……

○从现在报纸上披露或者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来看，现在很多人戴毛主席像章，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是有些人真正怀念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平等即都是平均的，起码没有那么多腐败，每个人，不管干什么的，他们都拿差别不多的钱，吃同样的饭，尽管吃得差些，大家没有情绪。这绝对是非理性的东西。其次就是你刚才讲，所谓毛泽东说话人人都听，似乎

中国的老百姓还需要一个神。现在已经出了两本书，一本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本叫《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我觉得这两本书代表了所谓毛泽东情结。一方面大家呼吁一个权威，呼唤一个神，另一方面大家又呼吁“神”也要廉洁一些。这不奇怪。中国由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准备过程，甚至包括民主、科学、自由的充分发展，所以大家一思考问题，立刻就是想到要有一个人来管，就像一个家长一样。一个家里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把家搞稳定了。大家吃饭在一个锅里，你一勺我一勺。其实在我们的政府有时也就是这么个思路，迁就老百姓，把物价平抑下来，哪怕补贴几十万、几千万。于是老百姓欢迎了。而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治不了本的，也确实知道改革老这样走下去是走不动的。领导也完全清楚的，但不得不迁就百姓的情绪。由于改革不配套，就不得不迁就，只能如此了。报纸上也在反复登毛泽东当时怎样的廉洁，怎么一顿饭就吃两碟小菜，还都是素的，怎么抽烟还掰着抽，一根烟分成三截。实际上就怀念这两个方面。

△它好像是在呼唤权威。这时候流行了不少顺口溜，比如有这么一个顺口溜：“物价乱涨，嘴上乱讲，脑子乱想，行动乱闯。”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好像中国的老百姓突然开始在1988年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站在自己的餐桌上，从自己的菜篮子，从自己的工资单，从自己单位的一些谣言传闻，从周围的一些社会不公平，从个体摊贩，突然感到国家好像不大管他们，一切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头绪。人们就掉进了一个八卦阵。好在人们什么牢骚都可以发，没有禁区，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管有多大作用。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不一定是对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行为、哲学的赞同，许多人好像对着一种空幻的形象，一种权威。有一次几个朋友

到音乐茶座去消遣。有个歌手今年二十多岁，“文化大革命”时可能刚出生，他进过监狱。在那里他唱歌很动情，令公安人员和记者感动不已。他出来后就唱歌，认为唱歌还能感动人。那天还有一些政界高级人物在，他得知后唱得非常带劲。他唱的是摇滚《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完全夸张，唱得非常动情，舞池里的少男少女们跳得非常激动，狂呼乱叫。我当时就问一位领导人听后感觉怎样，他苦笑了一下，不说话。歌手又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唱了很多“文化大革命”歌曲。我问为什么唱这个，歌手也说不明白。当初他在一次演出时，唱了许多港台流行歌曲，最后实在没有唱的了，就唱起了《东方红》，全场鼓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唱得非常带劲，他唱红了。我没想到唱毛主席语录歌唱红了！他不明白现在人们听歌的胃口究竟是什么？一会儿费翔的“一把火”，一会是《我祈祷》，一会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当时我还访问了一些舞迷，问他们为什么听《东方红》跳得那么带劲。他们都说《东方红》味道好极了。这有一种台上台下感情的交流。这是世俗社会的一种艺术审美，但不能否认许多人对那一段生活的确有一种潜意识的怀念。北京歌手崔健就是以摇滚《东方红》，摇滚《南泥湾》出名的。我想如果出了1988年，1987年或1986年，或者更早，1979年那时候，1980年那时候，要有人唱，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一定不会被接受的，一定要被驱逐场外的。

所以，所谓毛泽东情结实际上是被别的什么情绪牵动起来的。1988年流行的最热的歌还有《一无所有》等，到处都放，不但街头商店里放，许多剧场、音乐茶座，最后竟然传到了幼儿园，一些幼儿园里的老师也教孩子们唱。

○它流行在八九月间，流行在市场动荡时期，由市场的动

荡又带来了人心的动荡。这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它可以说是反映了、体现了、流露了、排遣了中国人当时的苦闷情绪。市场抢购，严格来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热，尤其是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但抢购之后我们认真分析，又觉得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这次抢购是全民性的。记者开始采访时，多是一般市民抢购，到了以后情况就变了，中小学、大学都放假了，教师们也投入了抢购潮。抢购中，抢家电、抢地毯、抢纯毛制品，还可以理解，还有些收存价值，但是抢寿衣，我就非常奇怪了。我得到一个消息，寿衣比平常销售额增加了10倍，我不太相信，就去采访。我在一个寿衣店里看到一个工人买了两件寿衣，问他干吗买那么多？他说买着痛快，给老人留着，还可以给媳妇改件衣服。我看得出，那是一种肝火，一种情绪的发泄，一种异化了的抢购。中国人1988年的情绪和1976年不一样。1976年的情绪是政治情绪，到1988年就含有很大的经济因素，由于经济动荡给人带来的失落，感到利益被侵，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并夸张地用《一无所有》把这种失落感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终于化为一种洪水猛兽般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居然能够互为传染，互为作用，互为推动。拿作家来说，1986年以前，我们的作家还十分清高呢，自我感觉良好。但1986年以后就不同了。

△1988年11月份，体育馆有个美国飞行霹雳舞会。当时远的背景正好是冬天的炉子烟囱和大白菜。外电说中国北方老百姓正在争购廉价食品。当时正流行霹雳舞，票价十几元一张，很贵。我们几个记者也都进去了，体育馆座无虚席。演出应该七点开始，但等到七点半，还没有开演。七点半多了，观众确实不耐烦了，掌声不断，哨音不断，哄声不断。这时，大会一个组织者出来解释，由于一些问题没有谈清，演出只能暂缓。

这一下全场气氛爆开了，乱起哄，海潮般地闹腾开了。观众首先想到的是内部人员款子分配不均影响演出。后来又出来一个人，还是没有谈清，观众更闹了。开始还是为不演而起哄，在闹、在叫、在骂。后来，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人们好像在发泄什么，趁不演的机会发泄一通。你听吧，大家骂街、议论的事情并不仅仅是飞行霹雳队。开始是骂演员，从演员骂到官倒，从官倒骂到大白菜，从大白菜谈到烟囱炉子，从烟囱炉子又骂到腐败，还有互相争吵，所有的不满情绪都借着霹雳舞会发泄出来。骂的街什么都有，什么谣言都有。还有骂小学乱收费的，骂买不到桶的。而且情绪互相传染得很快。比如像我这样一个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也抵挡不住这种情绪，到报社我也发牢骚。这件事提醒了我，我和几个朋友一块设计问卷，访问了一百多人，其中有工人、教师、记者，更多的是机关干部。这些人84%以上参加了抢购，而且抢购者中46%纯属胡抢。抢购的东西仅33%有保存性。问卷有一栏问：你为什么参加抢购？有的回答，看涨价就有气，不抢白不抢。有的回答，当官的好吃好拿，当兵的就剩下抢啦！有的回答，我父亲动手术，给“好处费”三筐苹果才勉强给做，这叫什么年头？有一个回答：“看我们厂长、经理、局长全‘不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回答：“我看什么都有气，尤其是专吃社会的、当官的。”还有一个回答：“两口子苦大力，干了一个月，钱还不够养孩子的，我要热闹热闹。”有人说，“我对我们服务人员太失望了，我有情绪吗？莫名其妙，我也说不清，大概有吧，因为现在都有。”还有回答说，“我出国访问受了这样一个刺激，原来我受的教育是总以为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总想解放人家，可到了国外一看，根本不是那样，人家根本用不着解放。”还有一个回答：“我是售货员，我爸爸也是售货员，我们全家干了40年还分不到房

子，老少三代住在一起，我只能抢。”还有回答：“是有情绪，我对自己都有气。我看报纸就有气……”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问他为什么抢购，居然问出这么多的情绪。可见，所谓毛泽东情结确是被某种另外的“情绪”勾出来的。

△而且，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勾出来。就在抢购风之后，又发行了“百元票”。消息刚传出来，储蓄所就排起长龙。你一到那去就会感觉到人们所有的恐慌和疑惑，因为提款速度慢。有个小伙子要取他孩子的独生子女费，当时已经很晚了，没有钱了，银行的人说明天再来吧，小伙子就骂，骂得非常难听。后来连储蓄员小姐也给骂上了，储蓄员小姐哭了。整整忙了一天，就像钉在椅子上，一分钱没动，眼看也不允许你喝。小伙子说话的确很粗野，也很横，眉毛紧锁，脸色通红，青筋乱跳。一看就带着肝火，绝对不是因为我这么点钱，他完全是有一种情绪要发泄，毫无对象地发泄，毫无目标。但小伙子一看小姐的眼泪就傻眼了，就发火，冲她嚷嚷说：“别哭，别哭！”大伙开始责备小伙子，小伙子自言自语，又像给别人说：“谁也不能怨，这年头真让人着急。”于是一位老人接茬说，“取出钱来好快点抢些东西，看这阵势，又得节粮度荒了。”有人就辩论：“绝对不一样，1960年那时没东西，现在是有东西，过去是没东西抢，现在是有东西抢。”有个小伙子说了：“是啊，1960年没东西，大伙挨饿，现在是有东西，不够抢的，都抢光了，也得挨饿，情况不一样吗？”大伙哈哈一笑。然后吵架的小伙子走了，辩论却没结束，而且这种无组织的辩论特别热烈。

△再说前面曾提到的戴着俩毛泽东像章的老人。他走了后，还有这样的对话：队伍中有个穿着工作服取钱的说了声：真是树林子大，嘛鸟全飞啊！穿工作服的这个工人一说，刺激